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郭明哲 著

20世纪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郭明哲 著

20 世纪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郭明哲著.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257-1

I. ①2… II. ①郭… III. ①科学史-研究-法国-

20 世纪 ②科学哲学-研究-法国-20 世纪 IV.

①G325.659 ②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4177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20 世纪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

郭明哲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2.75

插 页 5

字 数 317,000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257-1/B·1339

定 价 68.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 世纪法国科学史观
研究”(编号:11CZX015)

序

在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为代表的正统科学哲学视域中,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间的关系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编史学领域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对于英、美“分析哲学”始终未能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国而言,这一争论和分歧并不那么突出。在法语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概念,法国科学哲学家努力使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成为一门学科,从而将科学哲学建立在对科学史的理解之上,又以科学哲学为理论确立科学史的编史原则。他们并不热衷于建立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庞大理论体系,而是从小处出发深入研究,阐发其真理所在的不同独特思维方式和研究风格。以巴什拉创立的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和以柯瓦雷的名字命名的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心为例,前者致力于用辩证法观点来探讨科学和认识论问题,形成了一套特有的观点;后者则注重科学史的深入探讨,从中阐发独特的科学哲学思想,体现着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密切结合的特色,对“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这一名言作了有力的诠释。由此形成了以孔德、坦纳里、迪昂、彭加勒、莱伊、梅耶松、梅茨格、柯瓦雷、卡瓦耶斯、巴什拉、康吉莱姆、福柯、塞尔、拉图尔、巴迪欧等为代表的、不同于英美科学哲学和欧洲大陆的逻辑实证主义传统与阐释学传统的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路向,形成了法语意义上的认识论和科学理论的格局,这是法国独特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学派。

随着传统科学哲学的硬核不断软化,边界逐渐模糊,曾被以逻辑实证

主义和证伪主义为代表的正统科学哲学看作“另类”的法国科学哲学日益彰显出独特魅力与时代价值,在当代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社会学转向”和“实践转向”的演变过程中,提供了新的灵感和动力,成为当代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领域值得深入、系统研究的重要课题。摆在读者面前的正是一部对当代法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力作。

作者郭明哲副教授曾在博士论文中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主线对当代法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爱丁堡学派早期核心人物和巴黎学派的创始人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科学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研究,展示了拉图尔从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维度去理解科学发生与发展的实际过程,以实践研究回答哲学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践论科学哲学或科学实践哲学研究特色,从而对当代法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与特色有了较好的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她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 世纪法国科学史观研究”,作为这一项目的研究结晶,该书展示了以下突出特色:

第一,基于 20 世纪科学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以西方哲学和科学哲学为考察视域,以连续与断裂的科学史观为主线,通过对法国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思想发展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其间的渊源关系和整体的逻辑发展脉络,阐发了其中的内在逻辑及其对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二,在深入、具体的研究基础上,阐发了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与法国哲学的相互依存与影响,探讨了法国科学哲学与英美科学哲学的互动关系,以及科学与哲学、科学史与哲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等关系在 20 世纪法国的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的总体格局。

第三,系统阐发了 20 世纪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思想发展的突出特点:1.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思想密切结合、协同演进。如迪昂、彭加勒和柯瓦雷等人所做的研究;2.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科学史为重新解释过去提供了有效途径。如柯瓦雷和巴什拉的哲学导向的科学史研究;3.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趋势日益彰显:以巴什拉为代表的法国 20 世纪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突破了原有的数学、物理学与化学领域的局限(迪昂、彭加勒、柯瓦雷),进一步拓展到了生命科学(康吉莱姆)、精神医学、临

床医学(福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布尔迪厄)等领域,同时也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

总之,本书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当代科学史研究与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尽管个别论题还有待进一步阐发(如库恩与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间的关系)。客观地说,对于承担这样一项涉及多位重要学术人物、多门自然科学、科学史、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大跨度综合性研究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需要良好的跨学科理论背景和驾驭中外文献的理论素养。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基于多年的深入研究,成功应对了挑战,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可喜可贺。

期待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许 良

2018年3月于上海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哲学视域下的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10
第一节 法国哲学背景	11
第二节 科学哲学研究传统	18
第三节 法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现状	23
第二章 孔德科学哲学思想	38
第一节 孔德的实证哲学	38
第二节 孔德的科学方法论	42
第三节 孔德的科学史思想	48
第三章 迪昂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思想	52
第一节 迪昂的科学哲学思想	52
第二节 迪昂科学史研究	64
第三节 简要评价	69
第四章 彭加勒科学哲学思想	75
第一节 坚不可摧的批判精神	76
第二节 经验约定论	78

第三节 综合实在论	87
第四节 实在论科学观	91
第五节 科学美学思想	96
 第五章 坦纳里的科学史观	104
第一节 生平及著作	104
第二节 科学史学科的职业化	105
第三节 科学的通史与专科史的区别	107
第四节 坦纳里之后科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108
 第六章 柯瓦雷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思想	113
第一节 思想渊源	113
第二节 人类思想统一性信念	120
第三节 科学思想史理论	123
第四节 柯瓦雷的科学哲学思想	133
第五节 柯瓦雷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思想的当代影响	138
 第七章 卡瓦耶斯的概念哲学	143
第一节 数学是认识的基础	144
第二节 概念辩证法	152
第三节 卡瓦耶斯的理论贡献	159
 第八章 巴什拉的科学认识论	165
第一节 巴什拉科学认识论的理论背景	166
第二节 巴什拉的科学认识论	171
第三节 巴什拉的科学史观	186
第四节 巴什拉科学认识论的意义	193
第五节 巴什拉的个体性现象学思想	196

第九章 康吉莱姆的生命科学哲学及历史认识论·····	209
第一节 康吉莱姆的学术传承·····	209
第二节 康吉莱姆的生命科学哲学·····	213
第三节 康吉莱姆的历史认识论·····	226
第四节 康吉莱姆的理论贡献·····	247
第十章 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	260
第一节 福柯思想的法国科学哲学烙印·····	261
第二节 福柯的科学哲学·····	266
第三节 福柯对当代科学哲学的影响·····	282
第四节 对科学哲学的价值和启示·····	285
第十一章 塞尔的后现代科学观·····	291
第一节 塞尔的学术思想历程·····	292
第二节 塞尔对分析哲学与法国哲学的比较·····	292
第三节 塞尔的科学史观·····	295
第四节 生态学思想·····	302
第十二章 阿兰·巴迪欧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思想·····	308
第一节 巴迪欧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	309
第二节 事件哲学与真理观·····	313
结语·····	318
参考文献·····	338

绪 论

在国内外研究法国哲学的成果中,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理论常常被哲学研究者忽略,或者被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者们从法国哲学背景中分离出来,孤立地加以对待。如果抛开法国科学哲学而研究法国哲学,将不能准确把握法国哲学的整体逻辑发展线索和各个哲学家相互之间的渊源关系,也将造成对整个法国哲学史断章取义,对某些关键性命题、术语的来龙去脉说不清道不明,也不能全面把握西方科学哲学整体发展的状况。

当代法国哲学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充满竞争关系和力量较量的生动哲学图景。哲人辈出,新说迭现,蔚为大观。理论论战,思想碰撞,观点交锋,流派更替,概念创新,它深化了研究的主题,也拓展了思考的范围,而且还增进了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对话甚至争论,促进了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其中,法国学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开启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源头之一,也为后来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实践哲学等流派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作为大陆科学哲学重要组成的当代法国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无疑在世界哲学舞台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法国科学哲学研究与英美科学哲学、欧洲大陆的逻辑实证主义传统和阐释学传统不同,以孔德、坦纳里(Paul Tannery)、贝尔纳(Claude Bernard)、迪昂、彭加勒、莱伊(Abey Rey)、梅耶松(Émile Meyerson)、梅茨格(Hélène Metzger)、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卡瓦耶斯(Jean Cavaillès)、巴什拉(Gaston Bache-

lard)、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福柯(Michel Foucault)、塞尔(Michel Serres)、拉图尔、巴迪欧等为代表的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思想,形成了法语意义上的认识论和科学理论的格局,也被称为法国学派,这是法国独特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即法国的认识论研究。

英国哲学家最先把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作为约定的表述加以推广和传播,在法国对此领域的研究被称为 épistémologie,即法国的认识论研究。法国的 épistémologie 指称的是一种有意混杂的思想传统,“这一名称如果不是显示了逻辑学、知识基础和界限理论(但绝不是关于知识的通常理论)、科学的一般哲学、特定科学领域的哲学、某种意义上的科学史这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统一,至少也肯定了它们之间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往往被其他思想传统拆散了。”^[1]埃米尔·梅耶松把自己的代表作《同一与实在》归属为 épistémologie 的领域,即科学哲学的领域。安德烈·拉朗德在《哲学术语评注辞典》中引用了梅耶松的话,他以一种轻蔑的方式对待该词在英语中的用法,认为该词的英语含义扭曲了希腊语的含义:“英语的 epistemology 一词经常被用来指称所谓的认识理论(théorie de la connaissance 或 gnoséologie),这是与其词源完全不同的使用。……法语中该词的正确用法应该只是指科学哲学……和科学哲学史。”在英语世界的哲学传统中,epistemology 指涉康德关于知识基础和界限的理论意义上的认识理论。拉朗德的用法与英语用法背道而驰。1900年至1950年这一时期,该词得以引进获得转义,épistémologie 形成了众所熟知的面貌。莱伊、柯瓦雷、梅茨格等人要么促成法国科学史研究所、综合中心等机构的成立,要么在这些机构工作,这些人和机构为 épistémologie 与科学史之间的持续对话创造了条件。

法语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法语概念,从事这一方向的研究学者学科背景不同,旨趣迥异,如孔德非常重视吸收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和最新成果;彭加勒、迪昂和梅耶松基于物理学的发展探究了作为哲学分支的科学哲学思想;卡瓦耶斯在数学和逻辑学领域和巴什拉依托物理、生物和数学以及康吉莱姆对于生物学和病理学的研究,阐发出了概念哲学思想;福柯则是在精神病学、临床医学、语言学、生物学

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刑事学、性文化学等经验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其实证主义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的,并在《知识考古学》中明确把自己的学说称作实证主义。

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既有纯粹的科学家(彭加勒、迪昂等)、科学史家(坦纳里、柯瓦雷、梅茨格等),也有宽泛意义上的哲学家(巴什拉、康吉莱姆、福柯、塞尔、拉图尔、巴迪欧等),本书人物选取的标准相对宽泛,但他们都在这一法国认识论领域划出了浓重一笔。不同人物之间的整体逻辑发展线索和内在关联是本书研究的灵魂,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旨趣,梳理了不同人物的内在逻辑关联,根据实证哲学传统、概念哲学传统和现象学哲学传统为大的思想语境,把不同人物归纳其中,以详尽阐述不同人物之间的关联与变异。实证哲学传统的学者有孔德、迪昂、彭加勒、莱伊、梅耶松等;概念哲学传统的学者有卡瓦耶斯、巴什拉、康吉莱姆、塞尔、福柯等;现象学哲学传统的学者有卡瓦耶斯、巴什拉、柯瓦雷等。这三类哲学传统并不是壁垒分明,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借鉴,部分人物的思想杂糅了其中两种甚至三种哲学传统,部分重要人物的思想不完全属于这三种传统,如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带有科学实践论的色彩。仅从学科角度看,以上学者的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自然科学与哲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构成了特征鲜明的三个不同阶段,也影响到了法国学派精神气质的表达。

围绕法国哲学中科学传统与哲学传统的关系形成了三个引人入胜、独具特色的传统:就纯粹哲学传统而言,从柏格森、梅洛-庞蒂到阿兰·巴迪欧等都将自然科学与人文思考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的问题以及材料成为哲学思考的丰厚养料。就自然科学传统而言,从迪昂、彭加勒、卡瓦耶斯等人的哲学思考直指自然科学知识的本质、理论的意义。介于二者之间的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传统,从孔德、柯瓦雷、巴什拉、康吉莱姆、塞尔等人,对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这三块共同构成了自然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讨论的版图。

笛卡尔对法国的认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20世纪法国认识论研究不同于笛卡尔开创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传统。“它并不预设一个先于认

识的具有客观性的实在等待着人们去发现;相反,它将客体与主体视为人在历史中自我构造的产物。这样,认识论的问题就和科学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了。”^[2]这被看成是法国独有的科学哲学风格。英美科学哲学在历史之外寻求绝对的客观性,却忽视了科学自身演化发展的自主性。

到了现代,从孔德开始,远离了笛卡尔开创的认识论传统,开创了法国的实证哲学传统,在 1890 年至 1960 年间相继出现了一些实证主义的各种变种,迪昂、彭加勒、梅耶松、卡瓦耶斯等人选择了积极参加这场运动,他们致力于将科学认识论建构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尽管他们之间也有差异,但毕竟代表了一种崭新的关于科学的哲学反思。

孔德将实证科学作为知识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历史视角的实证主义对法国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学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历史现象这一孔德思想的遗产导致了法国认识论将科学史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紧密相连的传统。20 世纪,法国科学哲学家重视经验科学的实证研究,比如,卡瓦耶斯、柯瓦雷、巴什拉、康吉莱姆、福柯、塞尔等学者在经验科学中汲取养料,以从事科学和哲学的思考和研究。

20 世纪法国哲学的总体张力关系表现为概念哲学和意识哲学的对立和斗争。意识哲学是关于经验、意义和主体的哲学,而概念哲学则是关于知识、合理性和概念的哲学,认为知识有着具体、生动、曲折、自主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总体上看,概念哲学趋于强势。我思与概念、意识与无意识、连续性与间断性、自身与他人等都是张力双方各自的理论基点和核心观念。根据福柯的说法,卡瓦耶斯、巴什拉、康吉莱姆、塞尔、柯瓦雷的法国概念哲学传统都试图取消笛卡尔的我思,批判以我思为核心的、肇始于笛卡尔经由康德、胡塞尔、柏格森直至萨特的意识哲学。

在新康德主义和柏格森主义占支配地位的背景下,德国现象学开始以各种方式被传播到法国。现象学的影响彻底变革了 20 世纪法国哲学,任何一种法国哲学实际上都适应了它,并且或直接或间接地用现象学方法来表达自己。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的部分学者也深受现象学的影响。法国科学哲学传统与现象学的关系:柯瓦雷为现象学哥廷根小组的第一批成员,因为引介黑格尔而成为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并因此在现

象学与新黑格尔主义的结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卡瓦耶斯和巴什拉的主要影响、康吉莱姆的影响在 3M 时代通过阿尔都塞和福柯等人体现出来,但卡瓦耶斯和巴什拉在 3H 时代的工作与现象学的某些方面联系在一起。卡瓦耶斯试图调和康德主义与现象学,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形式主义和逻辑主义维度做了出色的发挥,并作了认识论的展开,应该说是胡塞尔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的发挥。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作品提供了对胡塞尔的正式解读,这一解读使他的思想离开了其海德格尔式的未来,而且回溯到了它在逻辑和数学哲学中的起源。巴什拉对各种自然现象进行的心理分析和富有想象力的描述,使得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淳朴的生活与丰富的想象力造就了一个梦想的哲学家,一位科学哲学界的现象学家。福柯表示,由于在德国接受现象学教育的科学史家柯瓦雷,人们在知识、理性、合理性、形成合理性的历史之可能性中找到的还是现象学,因为他于 1930 年至 1935 年在现象学视域中开展了对于合理性和知识之形式的一种历史分析。福柯本人以及其他概念论哲学家要提出的问题是:一个现象学类型的、超历史的主体能够说明理性的历史性吗?

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在 70 年代后走上了更加多元和更加开放的道路。而 20 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家如奎因和库恩等从 20 世纪初的法国 *épistémologie* 中获取了重要的灵感。

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史是事实的堆积,是“真理”取代“错误”的历史。巴什拉用科学史上的非连续性思想来反对这种进步的叙事。他指出,科学的发展常常需要同认识论的“障碍”做斗争,要形成新的科学模式,需要认识论的“断裂”。要同“常识”决裂,更要告别以前的科学。康吉莱姆接受了巴什拉的认识论的基本思想。首先,他将科学与科学史进行区分。他认为,实证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混淆了科学和科学史。科学史不是科学的历史,而是话语的历史,这种话语的历史,同所谓的“外史”和“内史”无关。外史论者,总是根据文化环境来解释科学现象,忽视了科学话语本身的真理要求;内史论者认为科学史的事实,就是科学的事实,如果没有科学理论就无法写出科学史。这两种科学史,都将科学史的对象与科学

的对象合并了起来,根本没有看到这两者的区别。康吉莱姆强调说:“科学史不是科学,它的客体也不是科学的客体。做科学史(在动词‘做’最适合的意义上)是一种哲学认识论的功能(不是最容易的功能)之一。”^[3]“显而易见,一个半世纪以来,科学史本身具有了哲学的重要性。诸如柯瓦雷、巴什拉尔(即巴什拉)、卡瓦耶斯和康吉扬(即康吉莱姆)的著作很可能成为某些特定领域。这些‘领域’在科学史中有明确的年代界定的参考标准。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启蒙’这一当代哲学不可避免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它们充当了哲学创作的重要源泉。”^[4]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也认为:“在法国,在始自迪昂,通过巴什拉,直到各个学科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结构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一条明显的传承路线。”^[5]

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对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的认识论问题的解释存在较大差异。在英语世界,作为“知识理论”的认识论,研究的是知识的范围、限度、来源、辩护等问题。而在法语世界,认识论被定义为科学理论,不仅仅限于对知识问题的回答,因此有人提出了“两种认识论”的说法^[6]。20世纪30—6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屑于谈及“大陆”思想家。法国的认识论思想家,也将对方看成是对科学实践活动的误解。这种对立反映了欧陆—英美哲学阵营长期分化的格局。

分析的科学哲学将逻辑和语言分析看成是解决和消解哲学问题的优越工具,其模型是逻辑—语言分析的形式,显著标志是分析、逻辑上的反心理主义、逻辑分析、通过对语言的哲学描述而对思想的哲学予以描述、语言的转向、语言哲学的首要性、抛弃形而上学。^[7]分析哲学认为,“大陆”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提出了很多无意义的问题。“大西洋传统更多地强调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概念’,而大陆哲学传统则注重的是这些‘概念’背后的东西。”^[8]分析哲学强调了概念在形式上的逻辑化和理性化,却忽视了背后的语言的“文化”或者“文化传统”。

20世纪30—60年代,英美学界开始对大陆传统的科学哲学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传统产生兴趣,“这种大陆视角的科学哲学的新意在于,它并非仅仅与分析模式的‘主流’对抗,而是具有一种全球视野和明显的包

容性。它还被赋予了促进两个哲学阵营走向‘融合’的光明前景。”^[9]

随着英美科学哲学“主流”向后分析的、后经验的范式转化,学者们才发现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与法国认识论传统在历史的非连续性思想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10]。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与法国认识论传统的历史主义相比晚了30年。法国哲学家勒古特(Dominique Lecourt)说,现在应当用一种“比较认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11]法国认识论传统的当代性还表现在,除了库恩之外,汉森(Russell Hanson)、图尔敏(Stephen Toulmin)、赫斯(Mary Hesse)、波普尔、费耶阿本德以及英国的科学社会学,处理的也都是法国认识论传统中的问题。

置身英美科学哲学学术谱系的当代科学实践哲学也面临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如果将科学实践哲学单纯作为英美科学哲学历史谱系中的一环,那么,实践哲学的一些研究主题将难以理解,如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祛除使得科学哲学的关注点一直集中在认识论领域,既如此,科学实践哲学的本体论考察就缺乏理论来源。在观察与理论关系问题上,迪昂、彭加勒、梅耶松等人的讨论远早于英美学术界,且对后者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最终渗入到科学实践哲学中,因此当代科学实践哲学必须从法国认识论中追寻自身存在的根基。实践哲学的法国根源追问是有迹可循的:科学实践哲学—SSK—奎因、库恩—法国认识论,法国认识论在本体论层面(特别是巴什拉的本体论工作)、认识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三方面对科学实践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法国科学哲学家努力使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成为一门学科。其宗旨是:以对科学史的理解为基础建立科学哲学,又以科学哲学为理论确立科学史的编史原则。有关历史连续与否、科学进步与否的主题成为这些法国哲学家热烈探讨的内容。以柏格森、梅耶松和萨特等为代表的法国意识哲学倡导连续、绵延和进步的历史主义,以柯瓦雷、巴什拉、康吉莱姆、福柯等为代表的法国概念哲学则信奉间断、断裂的非历史主义,当代法国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在巴什拉、康吉莱姆等人的理论基础上,致力于对科学的历史自主性的寻求。